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全民
阅读
精品
文库

孙春平中篇小说选

一路划拳

孙春平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一路划拳

孙春平中篇小说选

孙春平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划拳:孙春平中篇小说选/孙春平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71-1697-4

I. ①一…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2904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责任编辑: 胡 明

文字编辑: 张凯琳

美术编辑: 张美玲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25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43.00 元 ISBN 978-7-5171-1697-4

目录

东北军独立一师 /1

二舅二舅你是谁 /85

菩提湾的碉堡 /119

耳顺之年 /205

一路划拳 /259

东北军独立一师

爷爷年过八十了，属马。问他生于哪年，他不说 1930 年，偏说民国十九年，让人掰着手指算计。爷爷身子骨还算硬朗，每天都在小区里走上一圈，但神智却是有时明白有时糊涂了，有老年痴呆的预兆。明白时他会直着嗓子骂驴揍的小鬼子又想整事，不是搞军事演习就登钓鱼岛，还不时地参拜一下靖国神社，说小鬼子是癞蛤蟆打哈欠，嘴巴张得太大，恨不得吞下一头牛，贼心不死，不削他个彻底鼠迷他不会消停。我故意逗他，爷爷知道什么叫靖国神社吗？爷爷把流出嘴边的哈喇子一抹，瞪我一眼，说你个小兔崽子要是摆弄电脑，我不跟你掰扯，神社我还不知道呀，那是小鬼子给战死的人供牌位的地方。当年小鬼子在咱北口就建过神社，在东山高岗上那块，新中国成立后叫咱们给扒球的了。小鬼子祭拜神社，那是我亲眼见到的，动静搞得可是不小，扬幡招魂，敲敲打打，弄得烟气杠杠，神神鬼鬼，还把咱们中国人撵出去老远，只怕给他们整出点啥动静，惊动了那些活该回不了东洋老家的游魂野鬼。

爷爷糊涂的时候也不像那些老年痴呆之人乱走胡作，只是呆呆地坐在落地窗前，两眼望着远方的高天白云，或者楼下的草坪树木。大夏天的，他会喃喃自语，快过年了吧，今年雪下得可真勤，这是第几场了？数九时他又会

嘟哝，可惜了今年的这茬高粱啦，刚刚抽穗灌浆就让割，这不是白瞎了吗！我去扶他吃饭，他不满地甩开我的手，怎么又喊饿，不是刚放下饭碗吗？这粮食是大风刮来的呀……

更多的时候，爷爷两眼空茫，不知在看着什么，有时眼角还溢出两行泪水，自语中却满是哀伤与愧疚。“对不起啦，只怪儿子不懂事，想磕个头烧点纸都找不到坟头呀……”

这样的情景，一次，两次，我都没太当回事，只以为他在说胡话。可时间长了，再听再见，我便凑到跟前去，问爷爷，你在跟谁说话呀？爷爷说，我阿玛、我额娘。我心里惊了一下，这是满族人喊爸喊妈的叫法，可我家是汉族呀，莫不是爷爷看大辫子电视剧受了影响？我再问，他们是哪年死的呀？爷爷答，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十八。我屈指算，那就是1946年，具体日期既出自爷爷之口，那基本可认定是阴历了。我再问，同一天吗？那是得了什么病呢？爷爷说，惨啊，一个被枪打死了，另一个冲刑场，也挨了枪子，还有一个在房梁上挂了绳，都是横死的呀！我惊得闭不上嘴巴，这可就是三个人啦！再问，都是因为什么呀？爷爷摇头说，说出来丢人，可寻思来寻思去，心里总画魂，捉摸不明白啊。我问，太爷爷、太奶奶叫什么？又是做什么的？爷爷说，阿玛叫佟国良，扛了一辈子脚行，我叔叫佟国俊。上吊死的那个叫陈巧兰，我叔和她要是不死，也是挺好的一家子呀。额娘哪有个名字，先前良民证上的名字是刘张氏，死了后报纸上又叫她佟张氏。唉，我的可怜的额娘啊！听名字，怎么又成了四个了？我更惊，问，那年你也十几岁了吧，你没在家吗？爷爷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神智似乎清醒了些，再问什么都不答，两眼仍是直直地望着窗外。我再问，咱家不是姓刘吗？太爷爷怎么会姓佟？爷爷似有警醒，翻了我一眼，横横地斥道，少套我的话，滚一边去！不知自己姓什么的东西！

这一骂就更有名堂了，说我浑、说我笨都可理解，我怎么还成了不知自己姓什么的东西呢？

我家是三室一厅的房，听起来不错，可四世同堂在一起时，也拥挤得不亦乐乎。前几年，小妹结婚了，妹夫是农家的孩子，盼他买房得猴年。老爸老妈一跺脚，倾全家之力，替小妹交了首付，又买了两室一厅的一户，老两

口也一块搬了过去。条件是眼下帮助照看外孙，将来由小妹养老送终。而留给我们夫妇俩的，除了房子将来落在我的名下，还有照顾年迈爷爷的任务。我幼年时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过世的早，我也愿尽尽孝心。当然，作为儿子和儿媳，我爸我妈也不是完全不管已是耄耋之年的爷爷，隔上三五日，他们都会来家，或陪爷爷坐上一阵，或帮我们忙活一阵家里的活计。

父亲再来家，我便跟他说了爷爷说起的那些话。父亲也是年近六旬之人了，是铁路上的巡道工人，还没退休，性情跟他早些年摆弄的老洋镐和道砟一样粗糙。他对我的话完全不以为然，笑道，老爷子那是糊涂颠倒，癔症了，他的话你也信？我说，看爷爷的神情，也许还真有些故事。也许，人越到老，才越能说出些真情实话。老年人可能对刚刚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但对年轻时的记忆却往往是非常深刻的。爸爸说，咱家是不是满族且不论，连姓啥还能弄差了？咋还能冒出个姓佟的你太爷爷来？笑话，真是笑话。我问，那你见过我太爷爷太奶奶吗？父亲摇头说，小时候听你爷爷说，八一五光复后，小鬼子和他们开拓团的人为回日本，一路往葫芦岛跑，为抢吃的，杀人放火的事也没少做。你太爷太奶都是夜里叫人杀的，老家的房子也被放了一把火。你爷爷那夜正巧没在家，才躲过一命。你爷爷处理完后事，就离开北口，到了沈阳，先是在一家鞋铺当学徒，做皮鞋，也做那种冬天御寒踏雪的靰鞡靴子。新中国成立后鞋铺公私合营，他就进了制鞋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你爷爷这辈子，虽说不容易，历史可是清清白白的。

父亲的这个解释，我无力反驳，但也将信将疑。爷爷虽没多少文化，但一辈子为人朴实厚道，从不胡言乱语。凡事皆有因由，即使人到老年大脑失忆，也不会完全不着天不着地，说出这样四六不靠的话吧？我听人说过，时下得癔症的人不少，数量高达人口的百分之二。但即使真是癔症之人，细究他们说出的那些话，总还是有些根蔓的，绝不会像时下的有些穿越剧那样，上天入地，舞马喧天……

2

我记住了爷爷说出的那个佟国良等几个人的名字，还记住了爷爷说出的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十八的那个日子。循着父亲给出的那个线索，趁着爷爷清醒的时候，我问他对北口可熟。爷爷对此没有设防，回答说，我就是在北口出生的，一呆十几年，怎能不熟。我再问，在北口，你还认识什么人吗？爷爷警觉了，昏花的老眼定定地望了我好一阵，摇头说，忘了，都忘了，记不得了。

爷爷说他在北口生活了十多年，而且还是出生在那里；父亲却说爷爷是在日本人宣布投降后，太爷爷、太奶奶在老家被撤逃的日本人杀掉后才去的北口，这说法就大相径庭了。好在有一点还是契合的，就是爷爷肯定去过北口，而且好像还有着一段不想对人言说的记忆。

去年冬天，利用休年假的闲暇，我专程去了北口。在市图书馆，我以身份证、记者证和报社的采访介绍信多重证明，请管理人员抱出了重重一摞六七十年前的当地报纸。管理员是位大姐，说这些接尘土的老报纸，偶尔还有老年人来翻翻，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可不多。我说，我也是替我们领导翻，人家动嘴，咱就跑腿，总得回去交差呀。

我要的是 1946 年的《北口时报》，直寻丙戌年二月十八日，那一天按天

干地支算是辛卯月甲午日，阳历则是3月21日，星期一，节气恰是春分。爷爷说的就是这个日子，那个年月报纸不像时下这般众彩纷呈，北口又是个中等城市，爷爷说报纸上说他额娘叫佟张氏，我首寻的报纸理所当然是北口时报。果然，在铅印竖排版的那张老报纸上，一版，左下方，我不仅找到了“佟张氏”三字，还发现了爷爷所说另两个名字，佟国良和佟国俊。这两个名字都藏在密麻麻蚂蚁一般的文字中，引人注目处是那段文字旁还附了一张照片，香烟盒大，尤其让人惊愕。照片上是一个中年汉子被枪杀后的现场照片，汉子双臂被缚，仰躺在河滩砂石的血泊中，嘴巴里不光塞了毛巾，还被勒上了绳索。汉子至死都没屈服，双目圆瞪，怒视苍天。刑场四周可见隐约的人影，因昔日拍照设备和技术的落后，难辨表情。

弑兄霸嫂 恶贯满盈

恶徒佟国俊今日伏法

本报消息 引发民众极大关注与义愤的佟国俊弑兄霸嫂案今日垂幕，恶徒佟国俊被押赴刑场，验明正身，伏法归西。案审，佟国俊与佟国良乃一奶同胞的孪生兄弟，良为兄，俊为弟。良丧命前已娶妻生子，于北口火车站货场假以刘大年之名靠出卖劳力谋生。俊则为逃离军营的无业流民，四处游荡，对年轻贤秀的嫂嫂早存觊觎垂涎之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冬，俊将良骗至郊外山林，用私存的手榴弹谋取亲兄性命，后潜回城内兄之家中，凭借与兄相貌酷似之特点，骗奸亲嫂，并冒充佟国良之名混迹北口城中。再后，嫂识破伪夫真实面目，俊以夺其母子二人性命逼迫，嫂只得屈服，随其苟且偷生。俊魔恶行暴露，皆因其淫性不改，除奸霸亲嫂，还常年勾引玩弄姘妇。似此等丧尽天良，忤乱人伦之徒，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匡民风。天之朗朗，特此昭告。

佟犯国俊押赴刑场之际，有一民女悍然冲击刑场，甚至企图夺取法警枪械，为昭显国法威严，法警鸣枪示警后将其当场击毙。有指认者称，此女即为与佟犯国俊姘居多年的嫂嫂刘张氏（即佟张氏）。另，佟犯国俊伏法之日，其姘妇陈巧兰自觉无颜于世，亦于家中悬梁自尽。年纪轻轻，当为唏嘘。

面对着数十年前的报纸，我目瞪口呆，惊悸莫名。果然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一日之内，就这般命陨魂散。加上多年前被炸死的佟国良，那就是四个人。尤其让我难以置信的是，爷爷所言，虽与事实有所谬差，却并非臆语，原来被枪毙的人不是他的阿玛，而是他的叔叔。爷爷的阿玛，就是我的太爷爷，按报纸上的说法，“佟国良已娶妻生子”，那爷爷理应就是他的儿子。而佟国俊呢，则是我的叔太爷。叔太爷与太奶奶因有奸情，竟同时被诛杀，怪不得爷爷说“丢死人”，不愿言说。

那我呢？原来我姓佟，是满族人的后代。这个秘密是真实的吗？

3

我独自走在北口火车站的广场上，眼里心里都是一片迷茫。北口是东北的一个中等城市，因战略和交通上的重要，曾被日本侵略者格外看重，修铁路，建桥梁，一直派重兵把守。据说北口火车站曾是这个城市最高大最坚固的建筑，据说日本人不仅把它作为铁路上的枢纽，还把它当成负隅顽抗的最后堡垒。那个堡垒已在二十多年前被彻底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更加雄伟壮观的建筑。但火车站附近，密如织网的铁路线依存，辅之的便是如林高耸的铁路员工住宅楼了。

我走进住宅区，向寒风中匆匆行走的老年人询问，多年前铁路上的人都住哪里？答话人挥手一展，说这一片当年都是日本房，铁路上的日本人和有些身份的中国人都住这里。我再问，那普通的中国人呢？比如开火车的，扳道岔的。答话人说，那你去铁西去看一看，早些年那里有片棚户区，叫作八百户，住的是清一色普通工人，现在八百户也没了。我再问，那些比普通工人还穷还苦的人又住哪里呢？比如扛脚行的、筛道砟的。答话人说，那些人哪摊得上住铁路的房子。有的人家在老城区租小偏厦，五六口人挤一铺小炕，还有人则去城郊挖地窖子，对付着活呗。

人分三六九等，放在今日也一样。我想寻找一下七八十年前太爷爷和爷

爷住处的念头彻底破灭。报纸上说，佟国良当年是在车站货场上靠卖苦力为生，那爷爷少年时就极可能是住在老城区的胡同深处，甚至是地窖子。那些残破的胡同或地窖子还会保存至今吗？

第二天，我去了北口档案馆，还是凭着我的那些证件，请求查阅1946年佟国俊案的卷宗。管理员很严肃，说凡涉法律案卷，必须执有公检法机关的相关手续才可查阅。走出档案馆，我在寒风中走了一圈又一圈。回沈阳，关系自然找得到，但往返的路程又得两三天。思之再三，我给司法口的一个朋友打去电话，朋友说，我给你个电话，找我的一个老同学，他在北口市政府当处长，又不是当下的案子需保密，帮这点小忙应该不成问题吧。好，五分钟后你再打，我先帮你打个透光。

我没见到朋友的那位同学，但那个人在电话里却表现得很是热情，说对不起，我正开会，电话已给档案馆打过去了。你先去查阅，等我有了时间再去陪你喝小酒。我重进查阅室，管理员什么都没说，收了我的身份证就将已备在手边的一个档案袋放到我的面前。我问，有的资料我拍照一下行吗？管理员用目光示意墙上的查阅档案规定，说按规定办。

佟国俊弑兄霸嫂案的卷宗出人意料地单薄，拿在手里飘轻。打开档案袋，只有两份审讯记录和一份判决书，还有一份来自省警察厅的审核意见书。那份判决书和我从报纸上看到的大同小异，里面不过多了些案犯年龄、籍贯等内容，后面盖的印章是北口市警察局。1946年初的东北，伪满政权刚作鸟兽散不久，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只能利用匆匆组建起来的警察机构充代检察院和法院，倒也正常。这有点像十年浩劫的后期，一度被砸烂砸碎的司法机构还没得全面恢复，那就只能由公安机关一家独大，全面行使公检法的职能了。

审讯记录一份是审佟国俊的，一份是审佟张氏的，都是薄薄的几页。佟国俊和佟张氏有问必答，供认不讳，看起来认罪态度都很老实。比如问佟国俊，你到底是佟国良还是佟国俊？佟国俊答，我哥叫佟国良，他死了，我就用了他的良民证上的名字，改叫刘大年，我的真实名字是佟国良。问：你是怎么杀害你哥哥佟国良的？答：我以前在东北军里当过兵，部队进关时我开小差逃出来，带出一颗手榴弹，藏在了山上。有一天，我把我哥骗上山，装

作刚捡到手榴弹的样子，让他看，还让他别在腰里，说碰上狼和野猪啥的大型野物兴许用得上。下山时，我趁他不注意，就在他身后拉了弦。问：为什么要炸死你哥？答：不炸死他，我嫂哪会从我，我又啥时才能有个家。我还能总在山里猫着呀。那种日子我早过够了，想下山自己去办个良民证，又怕日本人查出我当过东北军的身份毙了我。佟国良是我亲哥，我杀他也觉心里愧，难下手，可事情不是逼到那儿了嘛。问：你嫂佟张氏就顺顺当当从了你吗？答：我回家时，她没认出我，还以为我是我哥呢。等她认出，已被我睡过了。她也哭过闹过，可我说，你再闹，我就把你和你儿子一块杀掉，大不了大家一块死。从那往后，她就不敢闹了。女人嘛，只要跟谁睡过，就认命了。再说，我又没比我哥差在哪儿。问：她儿子当时多大？答：四五岁吧。问：孩子没认出你不是他爸爸吗？答：孩子小，好唬。再说，我和我哥是一对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连她妈都叫我蒙了，还怕他？刚开始那几天，他还不时地瞪着眼睛看我，后来熟了，就拉倒了。问：那孩子现在在哪？答：头两年，他不好好念书，我揍过两回，他就跑了，跑得没个影……

再比如审佟张氏。问：你叫什么？答：我是个女人，哪有名字。问：以前日本人办良民证，你没有吗？答：哪能没有。问：那你良民证上名字是什么？答：我娘家姓张，我嫁的男人姓佟，按理我应该叫佟张氏。可我男人来北口时，是投靠一个姓刘的朋友。朋友说，我求警察局的人时说你是我叔伯兄弟，姓佟怎成。所以我男人就改叫了刘大年，我的良民证上的名字叫刘张氏。……问：你什么时候发现佟国俊不是佟国良的？答：那天，他回家挺晚。进屋说困，蒙上被子就睡。我把孩子哄睡了，也上炕睡下了。后半夜，他翻身压上来，黑灯瞎火的，我哪会想那么多，就随了他。可事过之后，他呼呼大睡，我却睡不着。想想刚才那事，跟往常不一样呀。他身上的味儿也不对，好像是有些日子没洗澡了，酸臭酸臭的。我越寻思越不对劲，起身打开灯，看这男人跟我家国良倒是长得一模一样，可掀开被子，看他的腿肚子，就知道肯定被人骗了。半年前我家男人在货场装车时，左腿肚子叫钢筋盘条划了，留下老长的一道疤。可这个人的腿肚子怎么光滑滑的呀。我一下就猜到他是谁了，又恨又怕，上去挠他。他把我压在身下，死死地捂住我的嘴，说你要再敢作，那你也去死，连孩子一块死，谁也别想活。我真是怕

了，哪敢再吭声。问：佟国俊跟你说过佟国良是怎么死的了吗？答：说了。他说他哥上山打野物时捡到一颗手榴弹，问他能不能卖了换俩钱儿。他随他哥去看，没想他哥摆弄来摆弄去的，一下弄响了。还说他当时幸好离得远，没伤着。问：那你给佟国良收敛尸首了吗？答：我听说佟国良死了，本想上山，可佟国俊不让。他说日本人听到爆炸声，就冲上了山，吓得他都躲了起来。他说小鬼子对枪支弹药看得死紧，看到有人炸死，不定还要怎样地顺藤摸瓜，小心把一家人都追进大牢去。反正我哥已经死了，我又跟我哥长得一样，不如就由我顶着他的名头挑家过日子。问：你就这么拉倒了？答：唉，不拉倒又能怎样。女人这辈子，认命吧，跟了谁随谁吧。再说，家里还有个孩子呢，活着的答应能帮着拉扯，也算对得起死的啦。问：孩子没发现佟国俊不是他亲爹吗？答：刚开始几天，也问过我，说我爸咋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呢？我没办法答，就斥他，说鼻子眼睛都在那儿呢，大活人还能变戏法呀。过了些天，他就不问了。问：佟国俊虐待不虐待你孩子？答：那倒没有。骨肉相亲，到底是一根脉上的种呀。再说，他后来也想生，却一直没让我落下胎。这倒正合了我的意，我正怕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嫌弃了他哥留下的孩子呢。只是管得有点紧。那孩子不大爱念书，还说扛脚行也是一辈子。佟国俊一听这话就生气，下手重了点，孩子就跑了。问：他去了哪儿？答：不知道，跑了就再没个信……

审讯记录不过几页，只审过一次。从记录上看，佟国俊和佟张氏都是供认不讳，交代的案情也基本符合，只是在佟国良的死因上有些出入。佟张氏说佟国良是自己捡的手榴弹，又是自己摆弄炸的，可那话又是听佟国俊说的。佟国俊则交代说是他拉下了手榴弹的弦，将亲兄炸死。这在逻辑上似乎也说得通，佟国俊在嫂子面前还是怯于说出真相的。只是，佟国俊既已认了罪，为什么在押赴刑场时还要被勒堵了嘴巴呢？这似乎只能理解为他还有什么冤屈要诉说，执法者只好封住他的嘴巴。

我进而研究起审讯记录的书面文字和已变成暗红色的指印。看来书记员的功夫甚是了得，不光文笔顺畅颇具文采，那行书也写得煞是流利，极少有删改，就是有几处勾划，也都加上了被审讯人的指印。但是，恰恰是这顺畅与流利，让人生疑。以前，因为工作关系，我是看过一些审讯记录的，似这

般顺畅与流利者，当为罕见。尤其是，我注意到，佟国俊的审讯记录中，有一页有明显的褶皱，似乎是被人抓揉的痕迹，这不由让人想起电影《白毛女》中杨白劳被穆仁智强抓手指按下指印的情景。看来，在让被审讯人按指印以确认“笔录无误”时，场面并不像审讯时那般有问必答、乖顺配合。

特别让我呆望良久的是那份判决书。判决书是呈报过省警察厅的，因为下方留有这样一节北口市警察局长的亲笔手书文字，似可视为他为了催促上峰尽快批复，才这般写下的。

佟犯国俊，罪恶凿凿，民愤沸腾。时下查剿汉奸敌特，牢狱惠爆，岂有处所因此禽兽？我意只当速决，以遂民心。恭请上峰速示。

北口市警察局局长龚寂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省厅的批复是三月十七日，也在同一张纸上，盖着省警察厅的公章。“转厅长谕示：闻佟犯国俊日前已被处决，似觉草率。佟犯罪虽当诛，不可宽赦，亦当候复。厅长心存不悦，望不可为例。”

再看那几个日期，不能不感觉蹊跷，以至惊诧。审讯佟国俊的日子是二月十三日，判决书下达并呈报省厅是二月十四日，佟国俊被处决是二月十八日，从上报到处决仅仅四天，上级的批复还没下来，一条性命就这样被剥夺了，还连带着让两个女人也命陨黄泉。如果省厅批复里没有“佟犯罪可当诛”几字，这份档案是否还会保存下来呢？

真是太过草率了，实实的草菅人命！不光是匆忙下令行刑的北口市警察局局长的草率，那个省厅厅长同样草率，他竟连亲笔谕示一下的兴趣都没有，只是让属下代笔，表达了一下不满而已。他在忙什么？听说刚从峨眉山下来的接收大员们那时只想着“五子登科”，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训一声“不可为例”也就算尽到职责了。刚刚从日寇铁蹄下挣脱出来的中华民众，是不是在巨大的欢庆与喜悦中就可对这随风而来的阴霾忽略不计了呢。